

心灵的光影

——康海涛谈夜景绘画创作

阴澍雨

夜晚，褪去喧嚣，让繁杂归于宁静。自然中的光影，隐秘却又显现着各种形象，恍惚不定却又具体真实。漫步、沉浸在幽邃的夜晚，人的内心与自然相映，平淡从容。艺术家康海涛专注于夜景绘画，他以冷静的眼光凝视世界，向外观望，向内自省；以洗练的笔意概括、表现自然与心灵的光影，本期「案边点滴」特别采访艺术家康海涛，跟随他一起走进静谧的夜景绘画，听他分享创作心得。

阴澍雨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、本刊栏目主持）：海涛你好！《美术观察》在一直关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新进展，那些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艺术家，都会进入我们的视野。「案边点滴」栏目注重展示艺术语言与技法，今天请你分享具体的绘画方法与过程。你多年进行夜景绘画创作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，首先想请你谈谈夜景绘画创作最初灵感的来源是什么？

康海涛（艺术家）：最初的来源是我读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时的生活感受。当时，我有一个人晚上出去走走习惯，特别

是夏天的晚上，一个人很放松。我家旁边是现在的西南大学，放假的时候很安静，没什么人，我有时候会在那儿踢足球、打篮球。晚上很空旷，走走很舒服。那时候很流行Beyond乐队的歌，我经常一边走一边唱歌，感觉和自然比较亲近。每逢暑假，我还会把初中同学约在一起，跑到西南大学里面，弄几张席子，就在那里过夜，校园的夜晚特别宁静。可能我天生骨子里的性格就有这种和自然的亲近感，喜欢独自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，这种情境里对夜景的感受自然深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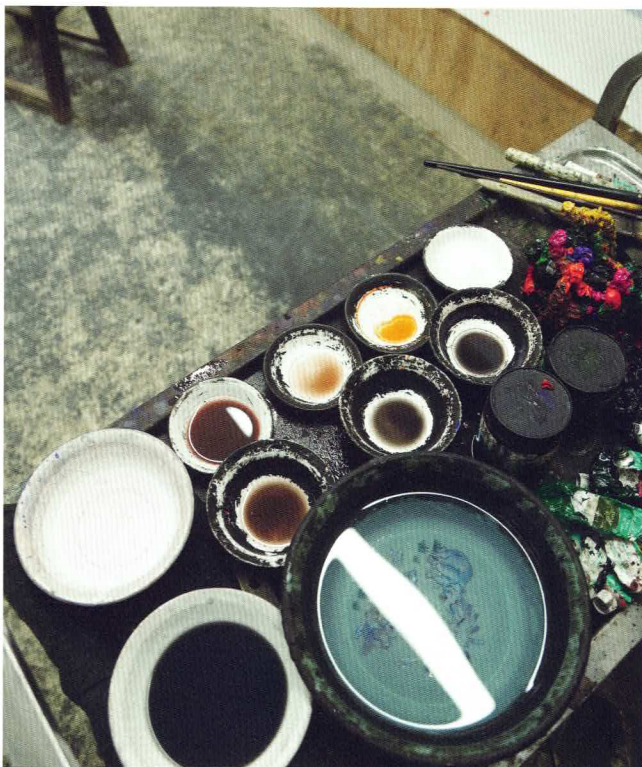
阴澍雨：也就是说，有两个方面造就了你对于夜景的表现。一是成长的情境，夜景是你的关注点。二是你内心的性情跟外部环境比较切合。

康海涛：对，比如我家旁边有一块工地，刚下过雨，把石头冲得很干净，我就会跑到石头上去坐坐。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小县城的中学，学校里面有很多树，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城堡被树包围了起来，从小就在那种自然、安静的环境里面长大。

阴澍雨：出现在你画面中的景观都有类似的环境。你表现夜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

康海涛工作室一角



康海涛绘画工具



康海涛 角落 布面油彩 40×30厘米 1999



康海涛 无题 纸板丙烯 59.4×43.5厘米 2011

康海涛：读大学的时候，经常一个人晚上出去闲逛，安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夜色中的景物非常美，房子里透出的光很温暖，特别是夜晚灯光下的叶子、草木的光影让人着迷。但是晚上我没法去画，还试着把速写本塞在草底下，光影打过来，直接用铅笔对着影子勾轮廓。那个时候就有想画夜景的冲动，想去表现夜晚单纯、宁静的美。有时候晚上听到纺织娘在叫，我会去捉几只，放在捡来的一根树枝上，两三个、四五个，它们也不会跑，就这样拿着在学校里面转悠，回家的时候，又把它们放了。可能我性格里面天生就喜欢宁静和单纯的东西。

阴澍雨：你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和本科期间，技法的积累是怎样的？

康海涛：大学时期了解过清代龚贤的积墨技法，还是从我隔壁国画系的同学那里接触到的。他经常过来和我聊聊国画，借此我了解了很多画家，比如石涛、八大，还有一些民国时候的画家。

阴澍雨：就是说你画夜景有一些水墨的影响？

康海涛：对，当时就想用龚贤的积墨方法画夜景，觉得可以表现夜景的深度和空间感，这样画中间是通透的，不会画死。我大学的时候画油画人体，从来没有画好过，油画材料黏糊糊的，一直没适应过来。

阴澍雨：但是川美的体系当中，大家肯定还是画人物造型比较多吧？

康海涛：同学的创作和人物有关的多一些，我的创作基本没有人物，主要是静物和风景，当时受莫兰迪和阿利卡的影响比较大。

阴澍雨：那时的作品，看上去没有具体形象，是抽象的。

康海涛：也不算抽象吧，可能偏表现和意象一点。比如我画小时候的那种红鞋垫，只画一半，也不是很写实，只保留了鞋垫给我的一些主要印象，画得很主观。我还会去画一个老鼠洞，或者破的水槽。我的本科毕业创作，就是画了几十幅这样的角落，尺寸30厘米×40厘米，展览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厂房，墙右边上正巧也有一个破的水槽，几十幅画挂满了那面墙，展览效果挺好的。

阴澍雨：你本科毕业的时候也没有确定的方向？

康海涛：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搞实验，那个时候受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，我就拿油漆来泼，油漆的视觉效果很好，泼得很狂野，也很过瘾。但是每次回到安静的小巷子里面，发现感动我的还是阳台上的鞋垫和晒干的橘子皮这些东西。一个小板凳，在阳光下，很安静，那种朴素的美真地能打动你。就这样，我本能地回到原初感动我的事物，开始画身边的生活。

阴澍雨：你今天的作品非常宁静、冷静。

康海涛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些画角落的小画有很多人认可，也有很多人喜欢，是我后来绘画的基础。现在画的夜景，也可以说是放大的一个角落。

阴澍雨：毕业创作那些小画有一些模糊、虚化的处理，比如形象、线条边缘需要有一些处理手法是吗？

康海涛：都是一次性画出来的，全部用松节油画的，一滴调色油都没有用，就像用水洗出来的，薄得很。对着光看全是透的，而且有的地方还没有画上颜色。

阴澍雨：你开始用纸本丙烯创作是什么时候？

康海涛：是从2000年刚刚毕业到绵阳师院工作开始。那里的树也很多，我住的地方，窗户推开就是一片竹林，长得很茂盛。有几枝都会伸到我的卧室里面，树影投在床上。放假之后，学校的山上人很少，晚上推开窗户，黑漆漆的一片，内心经常有很强烈的孤独感，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我的表现内容。之前的个展“向内·凝视”就是从这样的体验里面得来的，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。

阴澍雨：“向内·凝视”这个展览我也比较关注。你一直没有画人物形象？

康海涛：写生画过，创作没有画过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画人物找不到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如果画人物，我也许会像弗洛伊德那样去画，去表达人的真实。

阴澍雨：风景创作也是用丙烯吗？

康海涛：也是丙烯。我就是想把夜景画得深邃，通透并且富有层次感。只是画夜景的画都是长时间画出来的，随机、灵动的表达方式被限制住了。我也喜欢画可以自由涂抹的绘画，所以我也画其他的即兴的作品，配合着夜景一起画。

阴澍雨：这一类的都是小画，没有特别大的作品。

康海涛：没有太大的，控制起来比较自由，展示的时候也很灵活方便。

阴澍雨：非常写意，一下就画完了，不需要反复地改。

康海涛：这类绘画是靠直觉和专注力随机生成的。从一条线或者一个点开始，随便涂抹，画到最后各种图像都出现了。就算最后什么也没画出来，涂抹成了一张灰色的纸，都还有可能性，也许用水把面上的灰颜色洗了一点出来，再加一点黑什么的，又会出来一个新的画面。这个时候有一种内驱力在冥冥之中引导你，非常有意思。

阴澍雨：这个创作过程我们是看不到的，我们只看到这个结果。回到你代表性的这类作品，是2006年创作的《遥远的山岭》。这是自然光带给你的灵感吗？有图片参照吗？

康海涛：这张作品比较有代表性。2006年的时候我开始画外光。肯定有图片，没有图片是没法画的。其实那是西南大学里的一座老教学楼推掉了，工地上吊重物的铁架上面有灯，光正好打在旁边的树林上面，感觉光很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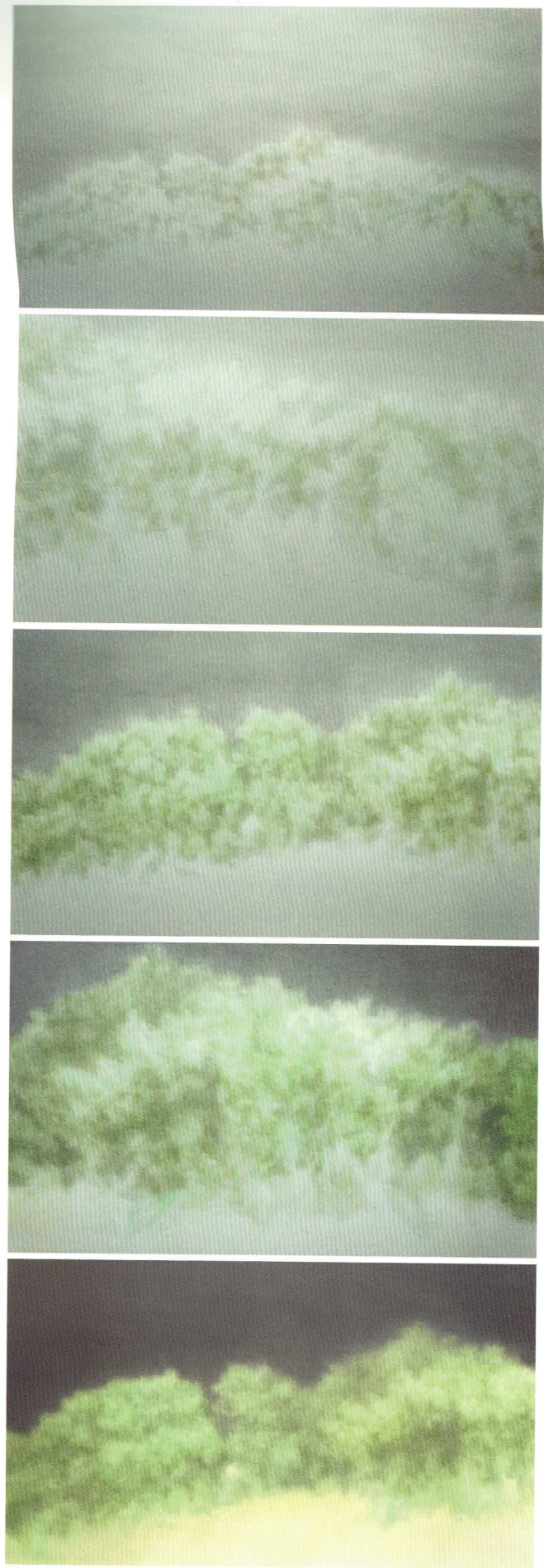
阴澍雨：这个光是工地的照明灯光？

康海涛：是工地的灯光，但拍出来和实际看到的不一樣，照片出现另外一种效果。我觉得这个图挺有意思，感觉光很远，树林也很远，比实际要远很多，像森林的一部分。现场其实很具体，颜色也不会那么绿。画出来和照片细节也差得很远，整体的结构差不多。

阴澍雨：你在纸本上还要很详细地定位置？

康海涛：对，定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，直接把照片等比例画放大，我要测量很久。画面上这些小的十字标记都是定位用的，都经过测量。为了捕捉当时一瞬间的信息，所以我测量的时候也比较细。尽量让它准确一些，我想把最初的印象尽量保留，画的时候可以放一些。

阴澍雨：这个痕迹看着挺有意思的，把你作画过程也留下了。但是现在都用投影仪了。



康海涛作品《遥远的山岭》创作步骤图



康海涛 光的记忆 纸板丙烯 182×368厘米 2016—2017

康海涛：我用过投影仪，有局限。放到纸上去，全是碎的；完全没有主次。用手工测量，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它会有取舍，有重点。

阴澍雨：表现夜景的天空是涂黑吗？

康海涛：没有，都是一遍一遍画，几十遍，甚至上百遍慢慢画出来的。

阴澍雨：国画里面的积墨，最后的目标也是画黑，这个过程就是一遍一遍积，所以这个黑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黑。

康海涛：龚贤的画很透，这是他最大的技法特点。古人说的皴法，像雨点皴，不重叠，每一笔加上去，都不在相同的位置重叠，最后积起来，中间还有空隙。

阴澍雨：用纸本丙烯怎么体现？

康海涛：一遍比一遍黑，到最后还不能用的颜色去画。我分析了一下，有两种方法可以画黑，一种是颜色不断地加浓；还有一种，同样一种深度的颜色画很多遍，一样深的颜色叠加的遍数多，也会深一点，到最后，就更深了。

阴澍雨：丙烯有没有颗粒？

康海涛：没有颗粒，好的丙烯调散了之后很细腻，它是均匀的。深的地方都是一遍遍画的，不可能一下到位。

阴澍雨：你用的颜色比较单纯，也没有几种颜色。

康海涛：以前的画还原自然色多一点，现在的画主观一些，颜色亮一点。我很喜欢单纯的颜色，最多不过是黑里面带一点单色，带个红，带个绿，带个蓝，不想画成五颜六色的，喜欢简单一点的颜色。

阴澍雨：夜景正好贴合你这点，五颜六色都褪去了。

康海涛：为什么我后来画夜景，夜景是我对人生的一种认识，是向内的，和白天这种往外的扩张是反方向的，画夜景题材就是往内心里面走。我对其他参与性的事情没什么能力，或者说体会没这么深刻，所以更多回归到一种简单的生活体会。

阴澍雨：你作品中的光很丰富，都有哪些类型？

康海涛：一种开放的状态，不排除任何光源，我就是拿着手机，晚上到处游荡。一边走，一边拍，拍到有意思的图，立刻从这里面找内容，找和内心相通的图像。

阴澍雨：谈谈你的具体技法，大幅作品用的是卡纸吗？描绘的遍数多了效果行吗？

康海涛：对，是装裱用的无酸卡纸，和宣纸不一样，更耐磨一些，有的地方可以反复改动。

阴澍雨：无酸卡纸和有酸卡纸有什么区别？

康海涛：有酸的容易发黄，无酸卡纸不会发黄，画面保存更久、不易变色。

阴澍雨：你现在用的卡纸都是德国产的么？

康海涛：对，这种纸尺寸大，质量也好，所以贵一点也正常。一般在2.5米×1.8米左右，国内的卡纸更小。

阴澍雨：现在用的进口卡纸的质量很稳定？

康海涛：很稳定。但是它面上是光滑的，没有什么肌理效果，如果能和做手工纸的方法结合就更好，它会有一些粗糙的感觉，画树林的时候质感就特别好。

阴澍雨：有自然肌理。画国画纸张很重要，有一点摩擦力，因为是软笔，见笔线的时候是有差别的。

康海涛：虽然没有学国画，但我对毛笔很有感情，对笔墨的那种感觉也有些体会。

阴澍雨：你的画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房子，都是你生活周边的房子么？

康海涛：对，大多是我生活周边的房子，很少去找陌生环境里面的场景，不过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。

阴澍雨：你的颜色比较单纯、微妙，这是怎样处理的？

康海涛：我会用很多白瓷碗，里面是稀释后的颜料，一个碗调一种颜色，然后用笔蘸上很薄的颜色一遍一遍地反复



康海涛 夜曲 纸板丙烯 224×156厘米 2021

去画。当画的遍数足够了，反复叠加的笔触就会呈现出细腻的层次来。以前会把颜色挤在一个小纸盒子里面，经常没用完它就干了，第二天又挤一块在干了的颜色上面，最后那个颜色累积起来像抽象的雕塑一样。我还用它做过明信片，五颜六色的，挺好看。

阴澍雨：丙烯是前一天的就不能再用了么？

康海涛：只要没干就可以用，干了就不行了。如果画大画，一次调得多就不容易干，可以拿很多碗来调色，像创作日本岩彩画那样。

阴澍雨：调丙烯用调和剂么？

康海涛：可以用，但我一直是用水来调色。调和剂太稠，干得也慢一些，不适合笔触快速的反复的叠加，水用起来更自由一些。

阴澍雨：丙烯调和剂是不是干得慢？

康海涛：用丙烯调和剂比用水干得慢一些，但比水调出来看上去色彩的饱和度更好，干了之后有一层膜。也有哑光的丙烯上光剂，用水画完之后可以刷上去，色彩的还原度会更好。

阴澍雨：国画强调留白，你作品中的白是留出来的？

康海涛：画夜晚黑白很重要，画面中的白色都是留出来的，留出来的白会有一种通透感，没有颜料的物质性。我觉得光是具有灵性的，如果画得太厚，就破坏了这种感觉。

阴澍雨：你这次展览的作品，相对来说抽象一些，里面的具体形象少了。

康海涛：画到现在，绘画的内容自然而然就有了分类：比如房子、树、光、抽象的形态等。对自己作品也有一些新的体会。特别是在画大画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更强烈。我通常会在一个适合自己表达的距离去观察一张小的照片，然后再把这种感受转换成一张大画，加上反复叠加的笔触，好多真实的细节都模糊掉了，只能退到很远看，作品才有真实感，走近看完全是虚无的。感觉这个世界好像是真实的，但又没有一个很具体、很坚固的物质性的实体存在，我感觉这种体验就是抽象的，精神性的。我说得有点牵强。

阴澍雨：不牵强，你描述的这个状态我能理解。

康海涛：比如画树，我觉得树就是自然生长之物，没有人做过多干预，是很单纯的一种生命体。我把作品分成两类：一类是眼睛可见的，可以具体描绘的事物，包括静物、夜景等；另外一类是在心里的、眼睛看不到的，它是心灵里面的图像。

阴澍雨：丙烯材料的技法，你现在用得非常熟了？

康海涛：丙烯更适合自己的性格，可以直接用水调，也可以迅速改动，自由的涂抹。特别是画那些抽象的小画。当然也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种材料，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。

阴澍雨：你的画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在里面。

康海涛：作品传递的感受越强烈，技术就越完美，不能离开感受只谈技术。画的时候不能老去想凸显技术的完美，而只能去想怎样表达才能更接近心里想要的那个感受。

阴澍雨：你作品中的物体是不是没有明显的边线？

康海涛：远看有，走近看就没了。走近看几乎没有一道线是实的，都是虚的。但我其实不喜欢很朦胧的东西。

阴澍雨：卡纸现在能画到多大？

康海涛：4.8米×3米多，几张拼起来的。

阴澍雨：这纸有点毛似的，也是光纸？

康海涛：有一点吸水、可以反复画、耐磨的纸最好。严格来说，我把它当成布在画，可以反复涂抹、修改。如果太吸水了，就像宣纸一样，颜色吸进去了，没法改。有一点吃墨就行，时不时还可以改动一下。

阴澍雨：你现在用这个卡纸，它的吸水性强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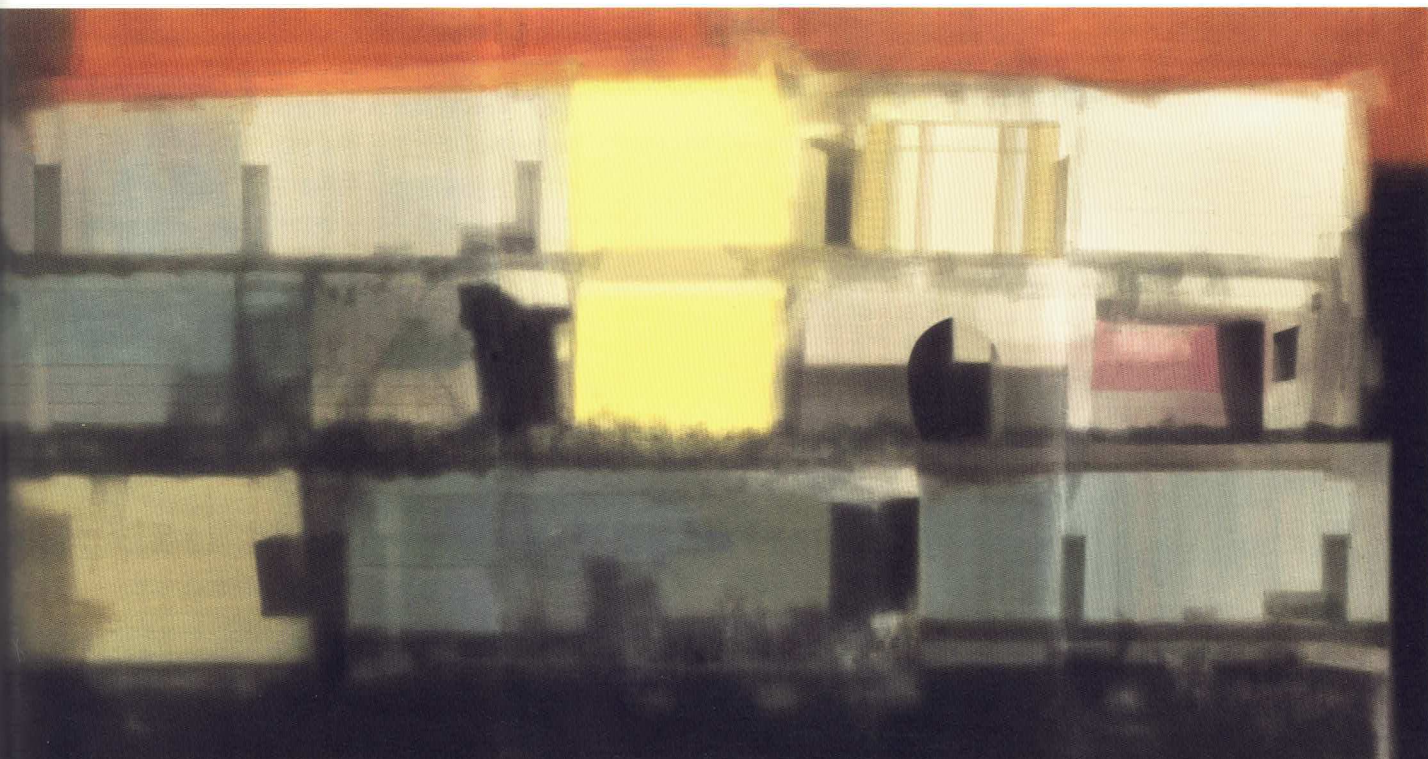
康海涛：吸水性一般。偶尔遇到一张不稳定的纸，画上一笔，就变成一个黑点，纸浸了水是黑的，但是干的时候就白了，所以没法完全控制，没法判断颜色，全凭个人经验。别人看上去，还以为有一些技巧在控制，其实没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技术，但主要还是要靠感觉。

阴澍雨：你的生活环境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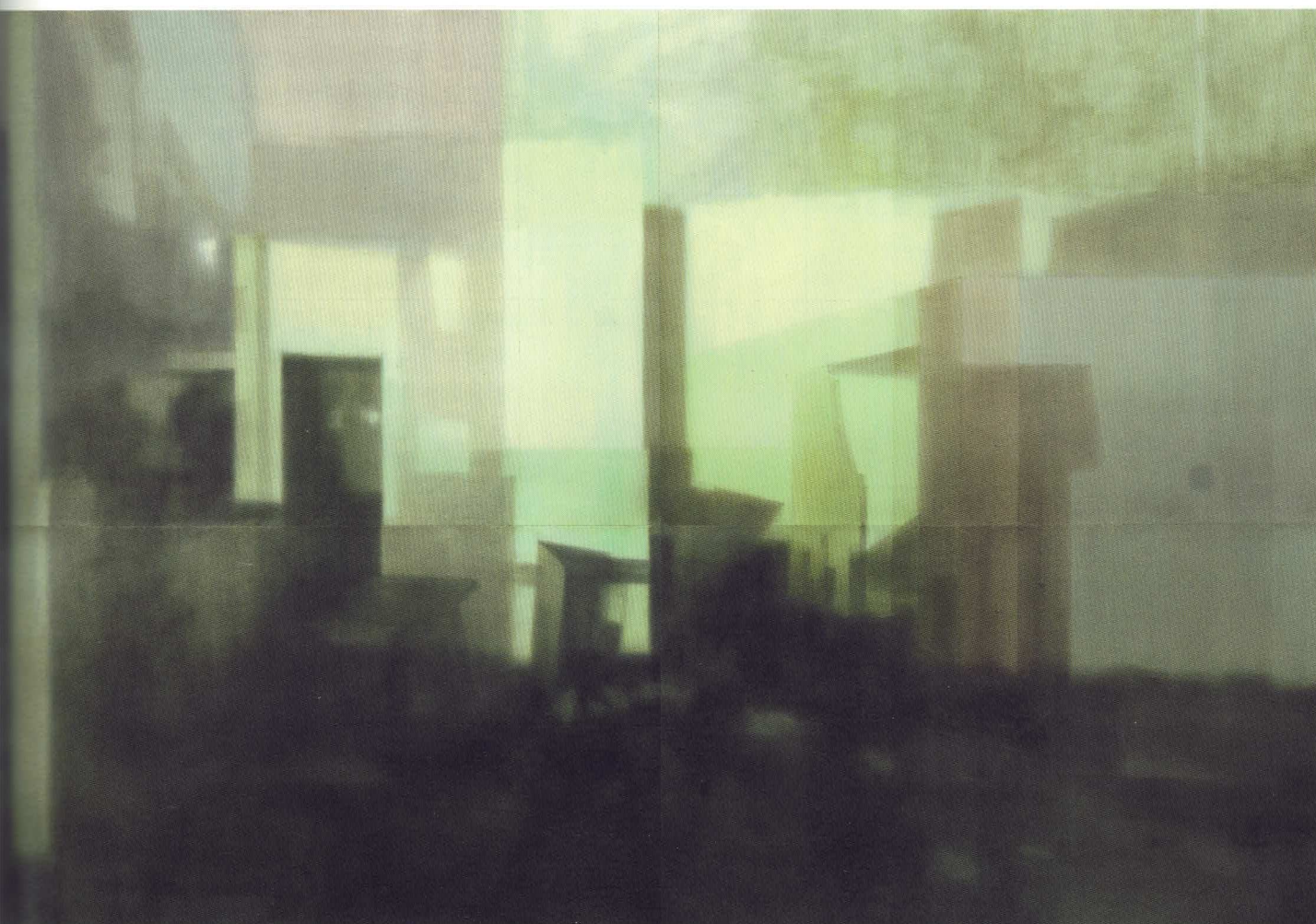
康海涛：算是自然吧，上班，然后画画，没有太刻意。平时也有时间和朋友喝点儿酒，聊聊天。

阴澍雨：还是想让你更多地谈谈画的细节和技术性。

康海涛：我觉得细节应该是绘画过程中自然而然留下的痕迹，只要画面内容需要就是必须的细节。比如画面上留下的铅笔测量的痕迹，我觉得像修建房屋的骨架，就自然保留了下来。还有纸上画笔反复叠加留下的磨痕，它让我觉得有时间感和岁月感，也就又保留了下来。一切的技术都是为你的表达服务。□（本文由录音整理，经康海涛审阅）



康海涛 乐园 纸板丙烯 246×485厘米 2020



康海涛 界 纸板丙烯 320×485厘米 2019